



请讲

近代山东企业家如何教育“富二代”



徐畅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如同中国其他地区工商企业家一样,近代山东工商企业家一般出身贫寒,但含辛茹苦,摸爬滚打,最终得以建立起庞

大的企业,积累了丰厚的财产。济南工商业翘楚苗氏集团之崛起,苗世厚和苗世远居功至伟。苗世厚幼年即与大哥沿街串巷叫卖面食,手推响车子往来城乡之间卖油,在积攒一定资金之后,终于在桓台索镇开起了油店,从而走上快速致富的道路。苗世远12岁在索镇街头卖面食,15岁赶脚送客,历练与磨难的少年经历既是他步入社会的奠基石,更是其成功的基础。

东元盛创办人张启垣年少时在手工染坊当工人,因为能干重活,又肯出力,受到染坊掌柜的器重,得以成为东元盛染坊的经理,为事业奠下第一块基石。丛良弼10岁刚出头,就肩背蓑蓑,怀揣一吊钱,独自走出丛家村,来到烟台东顺泰

(大)当伙计,并发现火柴制造的商机……

因为创业艰辛,发家不易,而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谚语又时常被现实验证,所以,绝大多数企业家都十分重视子女教育,望子成才,希望子承父业,将产业发扬光大。

近代山东企业家对子女的教育范围广泛,值得借鉴之处甚多,下面三点最具价值,也最具代表性。

首先,勤俭节约。庞大商业帝国掌舵人孟洛川30多岁,夏天仍穿灰布长衫,天津租界洋房家具一切从简,冬季不生暖气,只备火炉取暖。每早冲服几个鸡蛋,常询问侍女鸡蛋价格,如果回说涨价了,就立即减免,其生活之节俭由此可见一斑。丛良弼尽管家财万贯,但从不自

纵儿孙,家中孩子上学,从来不让其口袋里装零花钱,小孩子吃饭,一粒米也不许剩下。

其次,讲求诚信。或许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,山东企业家都特别教育子女诚信经营,诚信待人。“以德为本,以义为先,以义致利”既是孟洛川的经营理念,也是其教育子女做事为人的根本。双合盛创办人张廷阁经常教育子女,只有诚信待人,别人才能诚心对己,诚信是家庭和事业的根基,否则将一事无成。

最后,重视教育。虽然近代山东企业家大多没有读过书,或者只念过一年半载的私塾,但在经营过程中深知知识的重要性,所以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尽管孟洛川反对新式学堂教育,但还是办了私塾让子侄

读四书五经,并于1924年之后最终接受了新式教育。丛良弼不仅将儿子送入大学读书,还十分热心桑梓教育。东亚公司创办人宋秉卿更是强调“创新”,认为只有创新,才能超过外国人,才能达到富国兴邦的目的。而要创新,就必须通过教育实现,所以他不仅重视子女教育,而且还特别重视提高职工文化水平。

当然,近代山东工商企业家对“富二代”的教育也存在不足之处。举其要者,如下两点为最:过于强调儒家传统文化教育,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开拓精神不足,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薄弱;过于关注企业和家族本身,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不够,社会责任感尚嫌淡漠。

走一趟成丰街,走一张历史地图

日伪占领八年间,济南面粉业一蹶不振

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

“成丰”不仅是一个路名

如果不是“老济南”,或熟悉那段往事的人,已经很少有人知道,“成丰”不仅仅是一个路名,还与一个厂和一个家族有关。

从济南火车站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,要穿越一座横跨胶济铁路的天桥。在济南人的记忆里,天桥下面,一条东西向不过300米的小街,“晴天阵阵土,下雨一街泥”。

这便是成丰街了。沿着成丰街,穿过天桥往西,成丰面粉厂就在成丰街北侧不远。

乘公共汽车穿天桥,如果坐在靠近车窗的一侧,就可以远远望见掩映在楼宇间的那座面粉厂高楼,斑驳的砖墙、雕花的楼围,仿佛让人远离了这个城市的喧嚣,回溯到当时的热闹。

上世纪30年代中期,成丰面粉厂创始人之一苗星垣出资修了成丰街。

成丰街东段略直,中段有一急弯拐向西北,西段又略直。曾经,它与穿插在这里的30多条小巷,把这一带分割成了一块块居住区域。

倘若在十六年前,片区拆迁改造还未开始,或许我们还能碰到这里的老街坊,不经意地视线相交,又淡淡走过。沿着成丰街,我们可以一路来回穿行在周围的巷子中。

巷子有深有浅,曲折蜿蜒,像足了70多年前这里曾经历过的那个时代。

如今,成丰街两侧早已难寻往日旧迹,老片区已经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新建的高层住宅楼。唯一留下来的,便是成丰面粉厂旧址了。

面粉厂的办公楼、仓库,都有着明显的巴洛克风格。遗憾的是,2007年9月,一场大火将面粉厂内最高的楼化为灰烬。

就像我们曾经玩过的“大富翁”游戏,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,有得有失,有赢有输。

这里的人,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的地图上。

成丰街,距离济南火车站不到一公里,而在70多年前,这里曾是津浦线、胶济线铁路之间的一颗“明珠”。

苗家联手

成丰街,距离济南火车站不到一公里,而在70多年前,这里曾是津浦线、胶济线铁路之间的一颗“明珠”。

如果不是“老济南”,或熟悉那段往事的人,已经很少有人知道,“成丰”不仅仅是一个路名,还与一个厂和一个家族有关。

就像我们曾经玩过的“大富翁”游戏,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,有得有失,有赢有输。

这里的人,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的地图上。

从济南沦陷往前追溯27年,19岁的苗星垣推着买面粉、粮食的小推车,从淄博桓台一路来到济南。

那一年,同为桓台近亲的苗杏村家早已在济南商埠一带落脚,这里满是粮栈。

不久后,两个苗家联手,开始了在济南面粉业的一番作为。

说到面粉,上海的荣毅仁家族自然是中国面粉业的“大亨”。不过,一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几年,上海面粉大量倾销英法及南洋群岛一带,国内市场也出现了面粉供不应求的情况。

济南的面粉业,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雨后春笋般,相继而起。

1915年,济南开了第一家面粉工厂——丰年面粉厂。六年后,苗杏村与堂弟苗星垣合作,通过



一台英文机械打字机,是父亲苗海南留下来的唯一物件,苗永尧十分珍惜。寇润涛 摄



拆迁之前的成丰街。(资料片)

荣家的关系,向英商赊购机器,在济南创办成丰面粉厂。

“济南面粉业的极盛时期是在1918年至1921年,单这四年中即开设面粉厂8家。”1988年出版的《济南工商史料》一书这样描述道。

1920年,华北五省旱灾。据史料记载,这是继光绪初年“丁戊奇荒”以后的“四十年未有之奇荒”,灾区317县,灾民2000万人,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,死亡50万人。

旱灾封锁下的大地满是裂开的口子。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它们毫无方向,却能随时随地将那里的人们拉入一片荒凉。

不过,也正是赶上灾荒期间,市场粮食短缺,商人们从各地调剂有无,帮助政府解决饥荒,自己也从中渔利。

当时,成丰街上,每天运送小

乐室、阅报室等,光职工宿舍有200余间。

父辈们再也没有去过厂里

不幸的是,“成丰”这样的民族企业赶上了“国殇”,命运无从掌握,只能随波逐流。没多久,好日子到头了。

1937年12月27日清晨,济南沦陷,日本兵迅速抢占了火车站和周边商埠区的工厂。

济南火车站往东两公里,是张东木家的老宅,也是张家“大染坊”的老厂。而苗家的成丰面粉厂距离火车站更近,直线距离大概也就500米。

张家、苗家,两个济南乃至山东地界上的“大企业主”,都没有逃出日本人的魔掌。

在济南北园卞庄附近的“东元盛”染厂被日本兵闯入时,老掌柜张启垣还没来得及告诉身在张家老宅的大掌柜张伯萱,更别说通知济南商会的伙计们。

大概,在“东元盛”被日本兵占领时,苗星垣的成丰面粉厂没多久也“沦陷”了。

韩复榘带着兵跑了,没有抵抗,“日军骑在马上顾盼自若”,这是苗海南的大儿子苗永尧亲眼所见,那一年他才10岁。

济南沦陷前,韩复榘大量向各面粉厂派销鸦片,借以勒索,撤退后公开劫夺成丰面粉厂寄存在中国、交通、上海等银行的面粉和小麦,成丰损失达数万元。济南面粉业也一蹶不振。

随后,日本兵来了。1938年5月,日军宣布对各面粉厂实行军管。军管在四年后结束,日方又强迫各厂签字实行合作,成丰、成记、丰年、宝丰四厂妥协,签了合同。

据成丰面粉厂历史沿革所记,“契约”内容为:“企业名称为中日合办成丰合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……经营管理权由日方担当。”

自1937年至1945年,日伪统治的八年中,由于原料缺乏,各面粉厂经常处于半停产状态。日军统治很严,原料不准自由采购,面粉厂根据划定的收购地区和数量,凭“许可证”到指定地区收购。

面粉中掺砂、使水,多达30%,以致所产面粉质量低劣,粗黑牙碜。

如今,在苗永尧的记忆里,自从日本人占了面粉厂后,父辈们再也没有去过厂里,直至抗战胜利……